

K827/76:1

吳稚暉著

吳稚暉書信選

第一集

文史新刊之 148
劉紹唐 主編
傳記文學社印行

吳稚暉書信選

第一集

吳稚暉
書信選

目錄

與友人書——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	一
致上海民國日報記者——勤工儉學問題	七
致友人書——創辦農校議	三六
覆蔡子民書——愛子習工藝	三九
致太平洋記者——以政學治非政學	四四
致太平洋記者——釋非政學	四六
答李石岑書——講演錄序	五六
致朱謙之書——醜風雅的東方文明	六三
致李石曾書	六七
復內務部書	七三
致太平洋記者書——雜誌界之希望	七四
致甲寅雜誌記者書——人心	七七

覆羅國杰書——注音字母問題·····	七九
致群報記者書——注音字母五聲問題·····	八八
致錢玄同書——論注音字母·····	一〇〇
答《君書》——廣韻注音字母的疑問·····	一一九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請公布國音常用字彙函·····	一二九
致國語週刊記者——友喪·····	一三一
致蘇報記者書——不主張以「孔教爲國教」·····	一三四
復某君書——男女雜交·····	一四一
慶賀國語日報董事會成立函·····	一四四
致許師慎書·····	一四六

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與友人書

(上略) 因至善之點，無時可達，則苦樂常生差別。僕鈍根粗魯之人，論理止滯於業相，以爲居此入境，止有物質；並無物質以外之精神。精神不過從物質湊合而生也。用清水一百一十磅，膠質六十磅，蛋白質四磅三兩，纖維質四磅五兩，油質十二兩，會逢其適，湊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之我。即以我之名義，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隨便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以我之清水油膠等質各自分離而後止。究竟苦樂是何一物？至善是何一點？真相是何一相？我可不管。因用清水油膠等質團合之一物，從團合後之精神，發生思慮，必不能出於物理之外。勉強假定，竭力幻想，亦惟不脫於物理之業相，以成一時之歧謬而已。故佛氏皆以爲至高明，彼云：「四大皆空」；既四大皆空，何來此「四大皆空」之名言，豈非自相歧謬乎？僕於佛學，一竅不通，惟

依物理世界之進化學理，深信古人斷不及今人。二千年以前之印度野蠻人，決發不出什麼名理。（合觀我國所謂周秦諸子，歐洲希臘諸賢，以及紅海邊之諸教主，今彼所存遺說，皆雜有不值一笑之談。佛亦不過古人中略智者之一，斷無獨在例外也。）不過周章幻妄，消閑之詞頭既多，一若玄深奧妙而已。曾記彼說，亦有不可思議之一言；然此言乃物理世界中人，人人所能見到。蓋思議乃物理世界中之名物。物理世界中人之能力，有所限制，則「不可」生焉。（此不可與不能略同）故不可思議之一言，隨便脫口可出。此言是否在佛氏爲糟粕，僕不能知；若引入物理世界之學說中，實爲緊要名詞。由物理世界中人，爲正當之判斷，只有兩言，可括一切：

一物理世界，一不可思議。

物理世界如何而有？不可思議；物理世界，何所底止？不可思議，其爲狀如下圖：

宇宙——物理世界——不可思議

故如膚淺之俗說，倘有人謂：必有造物者，以彼物理世界之思議，假定不可思議界之情狀，直可詬之曰：「說誑」。故宗教之徒，自然不值一錢也。倘又有人謂必無造物者，其爲說誑亦同。因「能名言」之名言，至於不可思議而止。如何能於不可思議之中，直舉「無」字以斷之乎？故即若較深之哲理，有如佛氏以滅寂爲宗旨，亦正犯「無」字之毛病。一則以爲無於前，一則欲其無於後。不知即或能如佛氏意中玄悟之滅寂，及至覺其滅寂。苟有一覺存在，仍爲物理；

此外尙有不可思議。

附按：普通心理，常好爲隨便對待之判斷，故如無政府黨反對祖國主義，即有人誤會，以爲可以賣國，而未嘗先計兼愛。此如孟軻氏號稱大賢，墨翟氏明明以兼愛爲標題，遂詬之曰：「無父。」若以兼愛之義，使孟氏先作一前題曰：「愛父愛他，名曰兼愛，是無父也。」上言愛父，下言無父，其爲不通，立時可顯。此皆隨便對待判斷之過也。於是言反對軍國主義，遂以爲可任他人斬殺；反對婚嫁主義，遂以爲可以任意奸騙。至若此類，不一而足。故僕今云，斷定造物爲無亦是說誑，必有人誤會其說，以爲如此，則足見宗教之言造物，亦已得半，即不信之，姑可任之。且爲此調停之說者，向來有人。是則全與僕意違反。宗教妄言造物，說誑無疑。誑造之說，豈可讓之存立？或有人謂：然則攻宗教者，每言宗教之上帝爲無，豈非即言造物爲無？曰：此乃否定宗教家之所有而已。無之云者：即言彼之所有，害爲誑也。與斷言不可思議中，若何「有」「無」之「無」自別。曰：如此明知不可思議之中，不能斷言爲「無」，即無異認之爲「有」。曰：不然。只認之爲不可思議，認之爲「有」認之爲「無」，皆屬說誑。惟遇宗教家妄造爲有，可隨即斥之爲無。此等「無」字，因「有」而起，乃爲妄造之「有」之取消物耳。

某公嘗告於僕，彼謂：「彼近來時覺有他世界之影，閃爍於眼前，又以此世界之究竟，終無可把握；而世界中一切事業，亦竟不能以壽命極短之人類，猝定其價值。所恃以爲一時取舍之標

準者，惟良心爲一線之光明而已。而吾人既在此物理世界中，又有無數不能自由之原因，則吾人所能循此一線光明以進步者，亦只能限於力所能達之一點。吾鄉有諺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弟頗信以爲至言。苟非叛逆良心，以爲倒行逆施之事，則一切費吾精力者，無論爲言、爲行，或何等之言行，殆皆爲世界進化總賬簿中所不可少，而吾已可告無罪。正如從前所言理髮之業，不必貴於修脚者也」。僕於此書，久告某公，略有所懷疑，今當並質我公。

此書自「又以此世界之究竟」以下，僕一無所疑。彼所謂無可把握其究竟，不能猝定其價值，正即僕上文所指後於物理世界之不可思議也。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僕即竊取其意云：「湊合成我，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待各物質分離而止」。僕所謂混鬧一陣亦即竊取其良心爲標準之言，故曰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物理世界之規則，即爲良心。良心即善。雖至善爲不可思議，然有比較斯有物理。指其可思議者，名曰物理世界，即從比較不可思議而得。比較永在不可思議之間，故比較之起訖，即不可思議。由較善而更善，直至於不可思議，斯之爲進化。循物理世界之規則，混鬧一陣，切於人事而言，吾人應爲進化，不可爲退化。其所下斷語，似乎盲而悍矣。此其故，實由於雖欲不盲不悍，無如不可思議。故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我以爲較善於人，如有物理上之理由者，縱舉世非之，混鬧可也。倘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安知非善？如無物理上之理由，謬造不可思議之妄證者，縱其詞甚玄，斥之爲不規則可

也。故若更有人曰：善惡本無定點，我即爲惡，亦歸於不可思議。其人明知有惡，是其人信有物理世界之則，不過甘心退化而已。是早經被斥於自己也。物理世界中，爲善爲惡，簡單如此。所以常覺其複雜者，或者強欲於不可思議界求出把握，定出價值，欲以清水油膠等質料所混合之物，發出非清水油膠等質料之效力而已。是猶欲以不發電之質料，求其發電也。

雖然，物理世界既居於不可思議之中，由比較而進化，時時兩頭膨脹；故後日物理世界之區域，必廣於今日，今日必廣於昔日，往往向日不可思議者，久久漸可思議。因此之故，所以人或誤認爲不可思議之界，亦且有時而窮。然未知此不過物理世界進化之膨脹，所思議而新得其可者，皆循物理而擴充之耳。曾何足思議於始終之不可思議哉？

僕鈍根人，所懷疑於某公之說者，即他世界之影一語。所謂他世界之影，在僕淺陋之觀念，大約不過仍用物理世界中清水油膠等質所湊發之思力，竭力違反其秩序，強構一至善之世界而已。或則爲極樂世界。或則爲滅絕世界，約而言之，則必擬議於苦樂之有無；無論或有或無，有無之所屬，既原於苦樂，有無之效果，又有其世界，世界必可思議。則不可思議，仍在其界外，即可斷言其世界之決非爲至善。倘構造他世界之影，仍不過爲較善之問題，一涉於比較，即苦樂之乘除，無須臾之停息。無論超入於何種世界，終落於方苦方樂，方樂方苦之業境。苦樂之境不滅，即利害緣之而起。既有利害，自當利己利人，無有偏缺，乃爲大利。若僅虛構物理違反之世

界，使吾一人獨得較樂，衆生皆不能擺脫物理，以相追從，斯已偏於利己。如云他世界之影既立，言下成果，即已超度衆生，衆生不度，非我所知。然所超之境，不過較善，循乎物理，較善益善，所得之較，曾無少異。隨衆同樂，隨衆同苦，質聚則作，質散即休，其道較簡，其進彌坦，出世法之所希，在除煩惱；其神慮，虛構一境，苦樂相隨，仍無停休，煩惱之外，更益思慮；所以言有他世界之影，幾無異言有較煩惱之門。僕之性根，過於凡鈍，繭絲自縛，必難超度，然終願公等有以點化此頑石也。（下略）

——一九〇九、一二、一八——「新世紀」一百十六號。

（選自民國十八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之「吳稚暉書牘」）

勤工儉學問題

——致上海民國日報記者——

記者執事：這一向爲了勤工儉學問題，又惹起了許多討論。貴報同各報，都載得很熱鬧，今天貴報載了學詠先生「爲赴法勤工儉學者進一解」一文，中間引着和兄弟的談話，那話大約就是我們星期六在一個茶社中談的。大致所談，都是學詠先生所載的。但是兄弟遇着閑談天的時候，每每要說的空話太多，便東扯西拉，容易纏錯。其中所說，「陳公使現在已經接濟了四萬餘元」這大約是說我去年在法國的時候，知道華法教育會已借墊了四萬餘元，不知上下文如何連帶着陳公使，所以學詠先生便聽錯了。陳公使是才到了不滿兩個月。果真他肯用了四萬元，便現在這

勤工儉學問題

一個小小熱鬧問題，也生不出了。民國的官是最清苦不過的，如何有四萬元來救度苦學生呢？他是有心無力，也要原諒的。故特請貴報更正一下，不要叫政府疑心他這樣的揮霍，他在外面發了甚麼財，要敲他竹槓起來。那就學詠先生幫兄弟害了他了。

兄弟是對於這很複雜的勤工問題，不敢下什麼批評，但是我也說一句，你也說一句，集合得許多人的報告同討論，或者也稍稍的顯出一點真相，尋出一些辦法。因此我趁各人注意的時候，也來附說幾句，純粹還是閑談天。不過我自己寫了，雖依然無頭緒，但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慢慢地寫，比較有次序一點。比聽我東扯西拉的講話，要不容易弄錯一點。

我在沒有談到正文的時候，先要說幾句閑文中的閑文。這件事，我想國裏的人，不大看做十分重要。却無論那一方面的人，都還幫忙。何以說不大看做重要呢？因為「勤工則有之，儉學則未必，」不但人人心中所有，而且事實也是如此。所以勤工局面，既鬧不出什麼大人物來，可以幫執政權。而且一閑成市，不久即散，本是我們老同胞的老門道。大家料定這件事，終是很快烟消火滅的。

何以說無論那一方面的人都還幫忙呢？因為苦學是我們老祖宗所向來欽敬的。公孫宏牧豬，倪寬做學生都養，皆成為美談。止要這個人肯去頭懸梁錐刺股，映雪囊螢起來，便沒有分什麼仇人恩人，一概的心許首肯出於自然的。所以各方面的人，不約而同，幫忙勤工生，不是真正贊成

這個辦法，是直覺的承認他們那種行爲。

既看做不重要，所以黨見是生不出來的。既多少終肯幫忙，那就破壞是沒有那種心思的。何以各報的批評及討論辦法，有些不同呢？這無非是各人觀察的不同，及各人感覺的不同。現在做報是很苦的，無話說三句，又要樣樣還他一點像煞是熱鬧。所以彼此的互相稽求，就不免懷疑了。在我個人參互的看來，覺得所有好好壞壞的記載，皆容納各人盡量的說話，皆是船來的，不是各報自己訪采。我個人是看不出何報有什麼偏見。即是官場的着急，亦是另有苦衷，然這是我一個人的感覺，不知到底對不對。好在這是閒文的閒文，我們且講閒文的正文。

講起正文，便順勢先把官場的苦衷，約略說說。官場的厭苦學生，是一個流行病。外交官的怕留學生，更是搖籃裏的小孩怕老虎，出於根性。所以每每有放了冷僻國的小公使，便自己解嘲，說缺不重要，却也沒有留學生。留學生是官費，還有一點身分，並且牛鼻管裏有條繩，可以控制控制。見得最頭暈的，就是自費生。自費生雖號稱「自費」，似乎與「官費」是個對待名詞，然大都帶出去了一個「自」往往中途却沒了「費」。這種沒費的自學生，曾經煩惱了多少日本公使，演出了多少活劇，這是無人不知的典故，也不必勞我的筆，再來贅說一句。西洋這種同樣的把戲，雖然也演過不止一次，然而到底學生老爺，不容易光降。不料有個勤工問題發生，一船一船，票的載將出去，這一場終要結賬的禍事，陳公使做陳次長時代早已料定免不了。所以去年

楊小川告誡勤工生說：「你們不可輕易出去，不免流落巴黎。」雖有人調笑他，說：「勤工生去流落巴黎，做個巴黎乞丐，還勝似你流落官場，做個寄生官僚。」然而畢竟流落的時節，還是禍害了官場。畢竟楊小川做過公使，有先見之明，總算官場的曲突徙薪者。比起現在許秋驥止能焦頭爛額，把一千六百人電報，勞煩了書記抄出來，扛到各報館去了便算，終是不同。

平心而論，養一個勤工生，至少要一百五十佛郎，一月「一千六百個」勤工生，要二十四萬佛郎一個月。約合三萬塊洋錢，一年要三十六萬塊。陳公使若做過督軍，或者做過財政交通總長，也算輕而易舉，可惜他止吃過幾塊鑲邊的豆腐，就是真正辛苦的積成着三十六萬元，止養得起一年的學生，也就犯不着做這種好漢。所以他的電報說：「頃又據廖領報告，自本月初以來，每日由領館發給學生食費計二十七名，每日五法郎，本晨又來學生數十人索食，勢頗洶洶，臨時分給麵包，始免暴動，等語」所謂本月初者，即二月初，離開電報登在各報，不滿半月。算他半月，十五個二十七個五佛郎，共付去二千零二十五個佛郎，又數十人麵包一餐，以六十人計算，每人五十生丁，又付去三百佛郎，合共二千三百七十五個佛郎，計華銀三百元。他兩個電報，却打去了五百字。（兩電文詳見五日前新聞報，今日各報亦登。）三五一千五百佛郎，也化去了二百五十元，就這一項計算，他未免已經吃了砒霜藥老虎。（有人說：電報是可開公費，學生的麵包報銷出去，部裏爺爺要駁。）

我所奇異的：官是真正到了末日。官的膽子，官的肩膊，比起老百姓來，終覺得不一樣。

華法教育會裏的老百姓，已有一年多，擔任了二百個學生每月的借款，到去年六月，我所知道的有四萬元，到今年我所聽見的，已到九萬元。然後才告力竭，陳公使才墊借了二十七個學生月費，發給了數十個學生的麵包，僅僅負擔了三百元，已直跳起來，駭得走頭無路。所以別人說他是借題發揮，想拔去這個厭物。我却說他是張皇失措，沒了主意。陳公使遇着了勤工生，真似交了一步破財流年運，的確苦惱。

爲什麼說他張皇失措呢？電報上的勤工生，是一千六百個，華法教育會實數的勤工生，是一千三百個。打電報要替勤工界撐撐場面，多些少些，充其量，盡行發給五佛郎一天，發了一年，也止三十六萬元，到京漢鐵路邊去，候交通部解款，截借了一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是陳公使，也是一個鐵錚錚的學生。就是丟了官，勤工生一千六百個的簿子上，替他添上一個，也沒有什麼丟臉。在巴黎流落在公使館，與別人流落在工廠門外，也分不出什麼高低，但分苦樂罷了。他張皇失措的情狀，還吃虧他做學生時，必定數學是但講高深理論，把極粗淺的實用算法，却忘了。一千六百，與二十七與數十，數目差得太遠，他竟將二十七與數十算做一千六百。一千六百裏頭，華法教育會沒有宣告與勤工生脫離經濟關係的時節，華法教育會止有二百個勤工生，向他生經濟關係。那一千四百個，本來不生關係。乃經華法教育會與那二百個生關係的，脫了關

係，却引起了本來不生關係的一千四百個，陳公使也怕着要生關係。然而來的都止有二十七同數十與數目相近的二百，還沒有超過。陳公使偏不肯就相近的數目打算，偏要就數目很遠的，併了一談，說千餘學子，行將絕糧，要拉一個虱，放在頭上去搔着。（一千六百，同啓在打電報的學生，誰有工夫點算，是依着慣例下筆，陳公使也去上這個當。）所以我猜着他，定是張皇失措。而且他的電請提出國務會議，駭得我們鄉下老百姓，不曉得是什麼大事。下文却請二萬元，止好養二十七個或數十個，還是養不了一千六百個。我做勤工生，不但在二百個數目裏頭的，就是本來在一千四百個裏頭，老實不客氣，聽見陳公使要請國務會議教我們找也辭了工再說。你做了國務老爺會議庫倫，還來不及，竟有工夫來會議我們小學生，一番盛意，也終不止說出二萬元。說到小民國的財政，經那班人三出身的國務員會議，自然二萬元確是巨款。但看他們各人胸前，掛了寶光大綬嘉禾章，像煞有價事，也開不出口，說出二萬元。二萬元一底的麻雀，連他們姨太太宅子裏的娘姨，也不屑顧着的呀。國務老爺們，虧他如何肯會議呢。虧陳公使如何大着膽，開這大口呢。所以一定是張皇失措了。

好了，話也多了。畢竟官倒楣，終受人得罪。確然確然，我的閒話白嚼，還是把一個官開了一番心，實是不公平，但是我的大目的，是要把九九數整理整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無端得罪於人，抱歉抱歉。

然而我說了半天但批評官的沒擔當，是否用意即說官是該養留學生的麼了？不是，不是。千數的留學生，並且方去未已，定要官去養他，就是我做官，也要跳起來，說請你們來做官，我來做學生罷，而且尋常的留學生，依賴慣的呢；十個八個，請官替他們想法子，也是不希望的事。至於可敬的勤工生，本來挾了勞工神聖的宗旨，不屑依賴，才去自己奮鬥的，如何歸結下來，仍靠官生活呢？所以說全體的勤工生，都要官養，也成不了這個事實。不過出了門，一個緩急，終是有的，無論哪一項勾當，人數一多，哪里免得了緩急的救助呢？不說別的，我把發財的官來說，大家難道忘了年盡歲畢的時候，大大的省城裏，許多窮候補老爺，個個拿了香，擠在大憲的轅門口，叫苦連天，跪着哭着，文巡捕武巡捕，帶駭帶勸的開發，終是沒有用。這不是官數多了時節的現象麼？官是明明去發財的，還免不了緩急的紛擾，何況勤工生本是去冒險的，怎麼反會一塵不驚呢？官是愈少愈好的東西，倒還不曾聽見官鬧窮，便要想把官一齊裁了，免得剝蝕國本。勤工生是愈多愈好的佳子弟，為什麼他一鬧緩急，便恨不得一齊送歸，才算「維持國體」呢？

這回的勤工生有了「一千六百，」同華法教育會生出經濟關係的，止有二百個。照這樣比例，無論如何批評，也可以崇拜這回勤工生的程度。譬如許有十六個兒子，一同出去了，止有兩個不能自了，你做父親的還不滿意麼？所以這件事，官也應該耐了性子，幫這班勤工生，想個緩